

刘月鹏 著

穿过岁月



NLIC2970820971

chuanguo suiyue
de helia

的河流

解放军出版社

穿过岁月的河流

刘月鹏 著



NLIC2970820971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岁月的河流/刘月鹏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65 - 6170 - 9

I. ①穿…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315 号

书 名: 穿过岁月的河流

著 者: 刘月鹏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北京泰能照排公司

印刷者: 北京国防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4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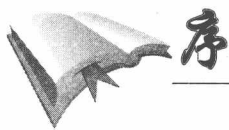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6170 - 9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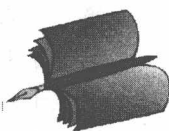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十年是短暂的一瞬。但那动荡的十年，却让人们感到那样的漫长迷惘，那样的痛苦悲伤，那样的不可思议又无可奈何。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失去了穿衣打扮的欢乐，失去了谈情说爱的权利，失去了……失去得太多，太多。但他们在愤懑中挣扎，在苦难中奋进，他们无悔于那个年代，无悔于他们的青春。

没有人能选择生的年代、生的家庭，但可以选择活的方式、活的价值。当君子遭遇小人，当情与仇狭路相逢，当儿女情牵扯到家庭危机，他们又该怎样抉择？他们显然不是先知，只能把路上的一切照单全收，但是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以及坚定的信念会指引他们到达幸福的彼岸；而扭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必定会最终酿成一个难咽的苦果。

那十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小说以多个视角展现了文革中的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对待爱情、对待事业、对待生活的真诚与执著。其中有甜蜜，有苦涩；有痛苦，有欢乐；有正义，有邪恶；有追忆，有思索……上下两代共同演绎了一场场恩恩怨怨的动人故事，给当前的和谐社会增添了光彩。

——作者

目 录



上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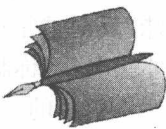
第 一 章	部队征兵	(3)
第 二 章	“五朵金花”	(12)
第 三 章	告别母校	(17)
第 四 章	踏上征途	(22)
第 五 章	初下连队	(28)
第 六 章	风云突变	(36)
第 七 章	军区学艺	(47)
第 八 章	贾氏兄弟	(55)
第 九 章	女兵报到	(65)
第 十 章	代理书记	(74)
第 十 一 章	休假探亲	(85)
第 十 二 章	舍身救人	(94)
第 十 三 章	巍巍灵魂	(103)
第 十 四 章	军区汇演	(113)
第 十 五 章	“宣传干事”	(122)
第 十 六 章	巡回演出	(128)
第 十 七 章	山谷血案	(144)
第 十 八 章	急流勇退	(156)
第 十 九 章	依依惜别	(167)
第 二 十 章	扎根地方	(174)
第 二 十 一 章	女兵来访	(186)
第 二 十 二 章	艰苦创业	(196)
第 二 十 三 章	大难不死	(209)
第 二 十 四 章	销铁事件	(217)
第 二 十 五 章	故地重游	(226)

下 部

第二十六章	教子成才	(235)
第二十七章	名声远播	(246)
第二十八章	非她不娶	(255)
第二十九章	恶狼又现	(271)
第三十章	三救弱女	(283)
第三十一章	以球为媒	(296)
第三十二章	旁敲侧击	(304)
第三十三章	毒贩猖獗	(312)
第三十四章	久别重逢	(317)
第三十五章	又立新功	(325)
第三十六章	击毙毒枭	(333)
第三十七章	大仇得报	(338)
第三十八章	宽阔胸怀	(347)
第三十九章	恩恩相报	(354)
第四十章	四喜临门	(359)
读 后 感		(362)

上部

第一章 部队征兵



一九六五年初冬，隆岗市太行中学。

夜已经很深了，全校一片漆黑。唯有高三的教室里灯火通明，学生们还在挑灯夜战。

他们是毕业班，明年就要参加高考，学校对他们格外照顾，比如：每个教室增加一个煤火炉，每周改善四次伙食，免除义务劳动，晚上复习功课保证煤油供应充足等。

高三（一班）教室的右后角，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男生，名叫范志军。他是校长范学仲的儿子，全校最优秀的尖子生，担任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兼文艺部部长。这位学习部长，今晚没心思复习功课。他双手托着双腮凝视着黑板上“保证北大，力争清华”的豪言壮语发呆。他到底有什么心事，何以如此呢？这还得从解放军来隆岗地区征兵的事说起。

今年，来此地征兵的部队特别多，大约有十四五个：有坦克兵、装甲兵、高炮兵、工程兵和步兵，还有空军地勤。按当时的政策规定，解放军可以在中学的毕业班征兵。一些机械化程度高的兵种盯上了这所重点中学，带兵的解放军像走马灯似的在高三游说，争抢高质量的兵源。

范志军原名范泉生，出生在大西北的酒泉。八岁那年去河面溜冰，一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救了他，而那位战士却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那位战士的墓前，他立下誓愿，立志长大后当一名解放军，并把自己的名字范泉生改为范志军。平心而论，这位高才生很想当兵，以实现自己的誓言。

在众多的招兵部队中，有个叫李栓玉的干事，不知听谁说范志军京胡拉得好、京剧唱得好就缠上了他，动员他去当步兵。当时，太行中学没有步兵指标，但李干事说他有办法，只要小伙子愿意，他就一定能搞到指标。

当兵还是上大学？小伙子犯了难。就凭自己的学习成绩，考上清华北大

不敢打保票,但考上一般的重点大学绝对没有问题。当兵这件事他和家里人商量过,爸爸欣然支持,妈妈沉默不语,哥哥极力反对。尤其是他的那个“表妹”反对情绪更大:“表哥,放着清华北大你不上,放着教授科学家你不当,硬要去当兵,你脑子进水了吧!”

妈妈的沉默不语范志军理解,当年他在那位解放军墓前发誓时,爸爸妈妈都在场,还帮他在户口簿上改了名字。

哥哥极力反对,也不无道理,他两次高考失利,无奈回了农村,思想痛苦,就指望弟弟能考上大学,将来有了大出息,当哥的脸上也有光。

可那个“表妹”拼命反对又是为什么呢?上大学光荣,当兵也同样光荣啊,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同学们,快十一点半了,都回宿舍休息吧,不要熬坏了身体,明天还要正常上课呢。”班主任说完起身走了。

这时,一个胖同学端着一盏罩子灯,晃晃悠悠地从前门进来。

同桌的女同学大声警告:“胖子,又灌一灯油,不要命了!”

“不学不行啊,这次摸底考试我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才考了个倒数第三。”小胖子把灯放在书桌上,“我天生脑子笨,啥时候把我这身臭肉耗没了,才能考上大学。”

“肉没了,你还能活?还能上大学!”同桌女生更生气了。

“别,别着急,这可是老师说的。”小胖子一脸正经。

“哟,哟,又拿老师的话当挡箭牌,老师是逗你玩呢!”几个女生嘻嘻哈哈地跟小胖子开起了玩笑。

小胖子凑过去:“唉,我说几位女同学,刚才我端灯回来的时候,在走廊的黑板上发现了一段顺口溜,你们想不想听?”

几个女生凑过来说:“想啊,说给我们听听。”

小胖子摇头晃脑,大声背诵:

想高三、盼高三,

到了高三能上天。

不劳动、不搬砖,

灯里煤油随便添。

背到最后一句时,他把罩子灯高高举起。

“哈……”小胖子抑扬顿挫的声调,滑稽有趣的表演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同桌女生笑着说:“看一遍就记住了,你脑子不笨嘛。”

“你算说对了,去年年底市里组织中学生文艺汇演,咱班范志军同学编的

三句半剧《虾兵蟹将全报销》被推荐参加,临上场王鹤同学病了,我临阵磨枪替他上场,还得了个一等奖。什么,不信呀?我给你们背一段:‘阮庆好比丧家犬,上下受气没个完,美国顾问一个劲地骂,笨蛋!’

胖子丰富的表演又把同学们逗得哄堂大笑。

“别笑,别笑,这些东西我一学就会。可一学习我就头疼,一点也学不进去。”

“胖子,你是个歪才,就你这天赋,考中央艺术学院准没问题。”

“得了吧,别寒碜我了,中央艺术学院那是学艺术的最高殿堂。就我这鸚鵡学舌的本领,人家还能看得上?”

“胖子,三句半是四个人说的,你说的是那一句?”

“我说的是……”胖子抓耳挠腮,“最后一句——笨蛋!”

“哈……”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

“行了行了,我算是马尾儿拴豆腐——提不起来了。眼下部队不是到咱学校征兵来了吗?我干脆当兵去得了,免得考不上大学丢人败兴。”

“对呀,学习不好去当兵,这倒是条路。咱们是高中毕业生,总比小学、初中毕业的强吧。”几个男生凑过来支持胖子的想法。

小胖子来劲了:“我去当兵,混好了兴许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当了师长旅长可别忘了咱们哥们。”又有几个男同学过来凑热闹。

“看你们说的,我要当了师长旅长,哥几个都弄个团长参谋长干干。”

“这么说我们几个都要跟你去当兵?”几个男生成心挤对他。

“那不一定,人各有志,不去也不勉强。你们学习好,还是考大学吧。当了教授科学家可别忘了咱穷当兵的。”

同桌女生没好气地说:“别瞎侃了,一会儿师长旅长的,一会儿又穷当兵的。”

“我是瞎侃,可别拿我的话当真。”小胖子伸伸懒腰,“我要去睡了,你们继续夜战。明天我就去报名参军。”

范志军望着小胖子的背影,忽然想起明天晚上要参加市里慰问征兵解放军的文艺演出,他也起身回宿舍睡觉去了。

二

隆岗市军分区参谋长田克推门而入:“刘司令,接站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马上走吗?”

“那趟列车什么时候到?”

“还有一个小时。”

“现在去早点。哎，我说参谋长，我这身打扮去接老团长行吗？”刘富山司令问道。

田克定睛一看，不由得笑了。原来刘富山脱下了刚才开会时穿的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换上了半年前部队换装前的人字纹旧军装。还对着穿衣镜拉拉帽檐，系系风纪扣，就像小媳妇要见公婆一样。田克心想，区区一团长，也值得司令员如此慎重。又是提前要车，又是亲自安排住宿，就连着装也讲究起来了。他不解地回问：“司令，您这是……”

“不明白了吧？我这个老团长最讲究艰苦朴素了。五五年换装的时候，就因为我扔掉了半新的旧军装，挨了他一顿好训。”

田克暗自好笑，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也值得大惊小怪。他向前跨了一步：“刘司令，就一团长，我带车去接不就行了，何劳司令大驾。”

“那可不行，别说你不认识，就是认识，我也得去。要不，他该骂我摆臭架子了。”

“哦，看来司令是特怕这位团长了。”

“那倒不是。”刘富山认真地说，“是我非常敬重他。他可不是一般的团长。是野战军的独立团团长，下属五个营二十个连队，还有直属侦察连、高炮连、工兵连、运输队和卫生队共计三四千人，简直就是一个小师。他本人在政治上享受副师待遇。抗日战争时他是连长我是战士。解放战争时他是营长我是连长。抗美援朝他是团长我是营长。五五年授衔时，我肩上二杠一个星，他肩上二杠三个星，说实话，就凭他的资历、能力和战功，怎么也该扛四个星。”

“那怎么没扛上？”田克不解地问。

“这说来话长了。”刘富山看看手表继续说，“他这个人吧，性格直爽，脾气暴躁，打仗勇敢，屡立战功，又屡犯错误，经常功过相抵。举个例子吧：1942年冬天，我刚参加八路军，他就在我们‘老三连’任连长。那时抗日战争非常惨烈，在晋中地区的一次战斗中，我们刚突出重围就被鬼子包围在关帝庙内，全体战士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直拼得血肉横飞，天昏地暗。等增援部队赶到，全连一百多号人，就剩下我和连长两个，望着空荡荡的大庙里散放着战友们的大片背包，连长和我抱头痛哭……说来也巧，第二天，团卫生队抬着负伤的连长去后方医院，恰巧碰上了那队被俘的日本鬼子。杀红了眼的连长一翻身下了担架，夺过一个押解战士手中的歪把子，‘突突突’一阵猛扫，当场击毙了十几个被俘的日本鬼子。他枪杀俘虏的举动，严重违反了党的优待俘虏政策，他因此被一撸到底，到炊事班背大锅去了。”

“真是一员猛将。”田克感慨地说。

“后来五七年，五九年，六一年又分别说过一些错话，又失掉了几次提升的机会。要不然，他现在起码是个正师。哟，到点了，咱们走。”

站台上，寒风刺骨，田克冻得直打冷战。刘富山笔直地站着向北眺望，不时看看手表。

远处，探照灯的光亮终于出现了，列车轰隆隆由远而近缓缓驶进车站，刘富山跟着软卧车厢疾步行走，后面的田克连跑带颠。

列车停稳了，十几个旅客鱼贯而下，但始终不见老团长的踪影。

刘富山急切地问：“是这趟车吗？”

田克肯定地说：“没错，就是这趟。”

刘富山喃喃自语：“他这个级别应该坐软卧，可人呢？”

开车的铃声响了，刘富山感到十分迷茫：“难道老团长没来？”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军大衣的高大军人从列车尾部大步走来。刘富山一眼就认出，他就是老团长张晋辉。

“老团长好。”刘富山首先敬礼。

“老伙计好啊。”张晋辉亲切地拍拍刘富山的肩头。

田克立正敬礼：“首长好。”

刘富山随声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

“参谋长同志好！”张晋辉回了个标准的军礼。

刘富山不解地问：“你怎么从硬座车厢下来了？”

张晋辉笑笑：“我把软卧换给了一个屁股上长疮的老大爷了。”

“这可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典范。”刘富山赞许道。

张晋辉无所谓地笑笑：“老大爷屁股疼理应躺软卧。”

田克在一旁肃然起敬。司令员说的没错，他披一件多半新的将校呢军大衣，内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军装，脚蹬一双黄色的大头皮鞋。他的脸膛黑里透红，一双大眼在浓眉下闪光，显得格外威武。

田克急忙接过张晋辉手中的军用提包：“首长请出站。”

在回军分区的路上，张晋辉对刘富山说：“老伙计，两年前咱们的老部队就改编成卫戍部队进城了。今年又到你这一亩三分地来征兵，你可得给我好兵，尤其是……”

“李干事已经把你的意思转达给我了，我一定照办。今晚地方上慰问征兵部队，说不定那里面就有您需要的人才。”

三

军分区礼堂，慰问征兵解放军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

池前第六排是首长席。张晋辉坐在正中，刘富山和鲁副司令左右陪同。台上，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进行京胡独奏。

张晋辉是个京戏行家。他八岁被卖到旧戏班，学的就是操琴。十年磨一剑。当他二十岁投奔八路军时，他的京胡水平已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其他人听来，小伙子演奏的已经很不错了。他却时而摇头，时而蹙眉。

“拉得真不错。”刘富山没注意张晋辉的表情，边听边称赞。

“是不错。”鲁副司令随声附和。

没想到张晋辉却扔出八个字：“功力不够，太欠火候。”

两位司令顿觉不好意思。刘富山开口说：“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愿闻其详。”

张晋辉道：“小伙子握琴杆太死，右腕缺乏抖力，琴音发紧发尖，欠柔欠颤。就这水平敢上台独奏，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鲁副司令说：“到底是科班出身，一下就听出门道来了。”

张晋辉又说：“孺子可教也。”

这台慰问演出全是业余演员，水平不高，但热情高涨。相声《牵牛记》说的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临时抓来的，两个演员台词不熟，结结巴巴，最后以忘词尴尬下场。

出于礼貌，几位首长带头鼓掌……

手风琴独奏《真是乐死人》，这首曲子当时风靡全国，可惜演奏者水平一般，没有调起台下的激情。

《采茶舞》倒是蛮受官兵们欢迎的。姑娘们俊美的脸蛋，苗条的身材，整齐的动作，优美的舞姿迎来了阵阵掌声……

亭亭玉立的女报幕员又以悦耳的嗓音报幕：“下一个节目京剧清唱：《芦荡火种》选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演唱者，太行中学高三学生范志军。伴奏范学仲。”

一位年青英俊、神情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的青年学生走上台，向台下解放军鞠躬致敬。

“咦，那不是刚才拉京胡的小伙子吗？”坐在第七排的一个解放军干部对邻座说。

“就你眼尖，我早看出来了。”邻座回敬。

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熟练地拉起了高昂的二黄导板前奏。就这极短的一句前奏,张晋辉立刻拍案叫好:“这把胡琴不错,比小伙子强多了。”

刘富山插话:“这个拉胡琴的就是小伙子的爸爸,太行中学校长范学仲。小伙子的京胡就是跟他爸爸学的。”

“噢……”张晋辉点点头。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小伙子一张口就爆了个满堂彩。他那洪亮的嗓音震惊了四座,博得了解放军官兵和所有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张晋辉右手打着节拍,专注地听着。

刘富山转过头问:“怎么样,唱得不错吧?”

“不错。有板有眼,嗓音洪亮,字正腔圆,表情丰富,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愿意当兵么?”

“这个不清楚,怎么,想把他挖走?”刘富山笑着问道。

“要是他肯当兵,我一定把他带走。”张晋辉坚定地说。

“老团长,好多机械化兵种都盯上他了,只是他还没有表态。”

张晋辉说:“老伙计,只要他肯当兵,我要定了,可不能让给其他兵种啊。”

“那好吧。”刘富山探头对鲁副司令说,“老鲁,听到没有?只要范志军肯当兵,你们征兵办就往太行中学拨一个步兵指标。”

“行,没问题。”鲁副司令点头答应。

演出结束了,首长们走上台向演员们表示谢意。张晋辉拍拍范志军的肩膀:“小伙子,唱得不错。”

“谢谢首长夸奖。”范志军心里美滋滋的。

四

这几天,可把李栓玉难坏了。张晋辉团长回部队时曾亲口交代过,如果范志军有意参军,就一定要把他挖到步兵团来。

今天,李栓玉又去找范志军,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怎样才能把小伙子挖走呢?附近传来京胡声,他抬头一看,只见范志军正坐在操场的凉亭中拉京胡,李栓玉灵机一动,走上前去,说:“范同学,你拉得不错,但比起我们团长来,还

差得远呐。”李栓玉采用激将法。

“是吗？”小伙子睁大了眼睛，“一个领兵打仗的团长也拉得一把好琴？”

“那当然，我们团长是科班出身，八岁被卖进旧戏班，学的就是拉琴。参加八路军后，他身上除了背包和枪支弹药，还比别人多一把胡琴。他拉胡琴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是吗？那我可得好好向他学习。”范志军学生气儿地说。

李栓玉趁机来了一句：“你不当兵，怎么跟他学呢？”

“谁说我不当兵？我爸妈早同意了，只是我哥和我表妹有点想不通。”

“那你抓紧做做他们的工作。”

“我正做着呢。”范志军眨眨眼睛，“当兵打仗带胡琴有啥用？”

“用处大了。”李栓玉一听有门，急忙进攻：“我们团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这三次战争中，他的胡琴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范志军一下子来了兴趣：“快给我讲讲。”

“行啊，每次战争讲一个关于‘胡琴杀敌的故事’。”

“好，快讲快讲”小伙子催促着。

“1942年秋，日本鬼子向山区大扫荡。当时团长在八路军任连长。他的连队已经跟鬼子激战了三个昼夜，终因弹尽粮绝被鬼子包围在一个山头上。为了保存实力，他和指导员商量，决定利用夜色分散突围。他靠拼刺刀杀出重围后，只身一人向根据地跑去。因他身负重伤，又筋疲力尽，终于栽倒在一块高粱地里。等他苏醒过来，天已经放亮了。这时，他发现刺刀已经捅弯，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可背上的胡琴却奇迹般的完好无损。他毅然站起来，甩掉弯刺刀，提着枪、背着胡琴，迅速向一条山沟跑去。山沟里，民兵们正掩护着乡亲们转移。这时，他突然发现一队日本鬼子也向这条山沟扑来。他略一沉思，迅速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打麦场，里面竖着十几个麦秸垛。他灵机一动，飞步跑到离麦秸垛不远的地方，抽出胡琴拉了起来……

“那队鬼子还没赶到那条山沟边，就被胡琴声吸引了过来。等鬼子靠近了，连长把胡琴一收，立即钻进了打麦场。

‘八嘎！八路狡猾狡猾的！’日本小队长生怕有埋伏，他指挥鬼子兵小心翼翼地扑了过去。面对静静的打麦场，他蹙蹙眉头，用战刀一指，鬼子们就朝麦秸垛疯狂射击，几个麦秸垛顿时冒起了浓烟，但打麦场却没有一点动静。鬼子们也不敢贸然进入打麦场，生怕中了埋伏。过了好一会儿，连长才从一个麦秸垛后探出头来，故意和鬼子捉迷藏。被惹火了的鬼子们吱哇怪叫地冲进了打麦场。

连长绕到另一个麦秸垛后，利用仅有的一颗子弹打死了那个拿战刀的

鬼子。

都说小鬼子是愣头青，一根筋，一点都不假。他们排成单排端着枪继续追赶，连长把他们引过一个又一个麦秸垛，趁机返回捞起了死鬼子的手枪和子弹盒。接着朝追赶他的鬼子连续开枪，鬼子一个个应声倒下，却没有伤着连长一根毫毛。等鬼子们反应过来，从几面包抄他的时候，连长一闪身进了青纱帐。”

“真是太神了。”范志军赞叹道。

“这是抗日时期，还有解放战争时期。”

“快讲快讲。”

“解放战争时期，他已是营长了。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围住了敌人一座县城。这座县城城池坚固守军顽抗，当日强攻不下。夜晚，敌城楼上突然响起了京胡声，拉的是《空城计》。这是国民党军一个少校团副拉的。张营长立刻抽出京胡和他对着干，拉起了悲壮的《逼上梁山》，大地沉浸在一片凄凉之中。城里的国民党士兵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城外的解放军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第二天一发起总攻，县城立刻被攻破了。”

“简直太神了。”小伙子听得入了迷，又催李干事讲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一九五三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胜利。国内组织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很多文艺团体也赴朝慰问演出。一家有名的京剧团在去 C 军军部的路上，两位琴师踩响了美军撤退时埋下的未被清除掉的地雷，受重伤住进了战地医院。京剧团团长急得团团转，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军长，军长立即下令急调雄鹰团副团长张晋辉到军部补台。“救场如救火。”张团长立即骑马赶到，操起了胡琴，慰问演出才得以进行。那天演的是保家卫国的《抗金兵》，大大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

“想不到一把小小的胡琴在战争年代还有那么大的作用。”范志军赞叹不已。

三个与京胡有关的故事讲完了，李栓玉趁热打铁：“我们团长夸你是个人才。”

小伙子惊讶地问：“你们团长见过我？”

“那天谢幕的时候，拍你肩膀的那位首长就是我们张晋辉团长。”

范志军拍拍脑门，说：“哦，想起来啦！”

“我们团长说，只要你愿意跟他当步兵，他一定重点培养，入党、提干、上军校优先考虑。”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两只诚信的手掌紧紧地扣在一起。